

历史上的那些

奇案

II

了了村童◎著

历史上那些奇案

II

了了村童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上那些奇案. 2 / 了了村童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5171-0704-0

I. ①历… II. ①了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通俗读物
IV. ①K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71078 号

责任编辑: 陈昌财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(总编室)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25.5

字 数 355 千字

定 价 6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704-0

目录



只有一缕眼神是马匪 / 1

百虎图与百凤图 / 35

一夜惊变 / 51

倒数第三根木页 / 67

云落客店私刑案 / 81

死保正害死活帮武 / 95

贼船落网 / 109

巧捉黑毛狐 / 123

魔窟探奇 / 141

庄廷琨冤海喋血 / 153

金枪鱼腰斩赵县尉 / 197

和尚诈尸 / 219

一箭双雕 / 269

白衣庵凶杀案 / 297

幼女为母雪耻案 / 329

唐知县邀鬼捉凶 / 389

只有一缕眼神是马匪

大盗马鸣山披上『监生』

的外衣，就有了保护伞，为恶
潮阳，历届县官无法惩治。蓝
公在无计可施中再出巧计，置
马匪于绝境，为百姓除却一大
祸患，此篇依据《鹿州公案》
撰写。



夜来，下了一场寒霜，远山近树变得白蒙蒙的。曦光初露，潮阳县南门外的青石桥在红霞的映照下，像撒了一层银粉，毛茸茸的，闪着一层银辉。远处颠颠簸簸跑来一头毛驴，驴背上骑着一位四十来岁的男人，身材高大，穿一袭玄色的长衫，青色的圆帽下是一张长长的脸，长得有些出奇，使人联想到自己在琉璃柱子上映出的影子，狭长而怪异。浓密的睫毛遮住眼仁，鹰勾鼻子勾住一脸神秘，嘴唇紧闭着，两颊不时暴起粗大的筋肌，神情深奥而刚毅，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。脑后垂着的是一根松三绺的辫子，随着牲口的颠簸，一上一下地颤动。他就是来潮阳县上任的县令蓝鼎元。毛驴爬上了石桥，蓝知县向后扬手打了个招呼。原来，远处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像是走又像是跑，气喘吁吁地追赶着。这孩子是蓝知县的书僮，名叫够儿。蓝知县翻身下驴，用手指了指洁白茸软的石桥：“够儿，快来瞧瞧，我画的画儿。”

两条腿的撵四条腿的，谈何容易！够儿跑得满头大汗，头顶冒起的白气与毛驴喷出的白气混成一团，搅成团团白烟。他低头瞅瞅曦光映照得银沙沙的石桥，仰脸看看蓝大人，不解地说：

“明明是雀子踩下的爪迹，怎的是画？”

蓝鼎元以鞭杆作笔，轻轻一挥，与雀子的爪迹相配，一株修竹婷婷玉立。够儿脸上顿时漾起笑意：

“青竹傲霜，大人，您与老天一起作画。”

蓝鼎元喜怒不形于色，左臂拥着书僮，缓缓步上石桥，颇有兴致地说：“难得一场寒霜，洁净了世界。可惜，洁净是瞬息之时，肮脏，却无所不在。”

够儿似懂非懂，盯住那张长长的脸，神情里充满崇拜和敬畏。

毛驴颠颠地走在前面，青影森森的潮阳城门，已经耸立在眼前。

潮阳城里人声鼎沸，蓝鼎元徘徊在热闹的大街上，南国的初冬，花木依旧郁郁葱葱，姹紫嫣红，煞是喜人。奇怪的是，这些喜人的花木，不知为什么，大片大片的被砍掉，几丈高的水杉抹根伐倒。一伙人喝着号子推倒路边的一座店铺，女店主只是哭，却不敢上前阻拦。蓝鼎元停了脚步，正要上前寻问，从左边斜巷里跑出一个六七岁的女孩，高唱道：

赵老五，林老三，
拆店铺，伐水杉，
街加宽，路加宽，
刷石灰，铺八砖。
拍马屁，迎县官，
满城百姓泪不干。

蓝鼎元向女孩招手：“妞妞！”

女孩见有生人，惊鹿似地转身就跑，快步转入斜巷。蓝知县紧追不舍。这时，斜巷深处走来一位干瘪的老头，横身截断巷子，一揖到地：

“客官，女娃拿了您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不不，刚才妞妞唱了一段歌谣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想教妞妞再唱一遍。”蓝公见干瘪老头以狐疑的目光打量自己，忙解释说：“我喜欢收集歌谣，不论是陌头或是里弄，只要听到民谣童谣，总要笔录下来，编辑成册，茶余饭后，自己琢磨琢磨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干瘪老头一听，来了兴头：

“市井野老，哪个口头上不挂着几首歌谣，客官要听哪方面的？”

蓝知县拉住老头的手，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将他拉入路边的“三鑫酒馆”，要了一壶新酿一盘牛肉，二人对饮起来。蓝公说：

“我姓丁，单字一个元。闽东人氏，以贩卖丝绸为业，常年往返海口内陆之间，生意之余，喜欢收集民谣童谣。”接着问了老头的姓名。

老头自我介绍说，他姓朱，是个郎中，一根银针能治好百病，人们





送了他一个外号，叫朱一针。刚才唱民谣的女孩是他的孙女，孙女所唱的民谣正是他教的。说着，将那首民谣又唱了一遍。

蓝知县忙给朱一针斟酒，朱老头三盏新酿下肚，两颊泛起红潮，放开了胆，说话也多了些生气：

“这首歌谣是咱市井野老编的，里面的事也都是真的。”

蓝知县满上酒，请朱一针将歌谣里的事情解释解释。朱一针眼睛瞪得圆圆的，非常神秘的样子：

“这赵老五，说的是咱潮阳县县尉赵玉龙，他排行第五；林老三，指的是咱衙门班头林三承，他排行第三。听说新县令要来了，他们出了个坑人的主意，叫面目一新迎县令，满城鲜活的花木杀的杀砍的砍，路边的店铺拆的拆砸的砸。墙上刷石灰，地上铺八砖，折腾得鸡犬不宁，百姓泣不成声，敢怒不敢言。”

店小二插上来说：“他们已贴出了告示，迎接新县令，全县征收迎新费。”

蓝鼎元感到新鲜，忙问：“往年也征收过迎新费吗？”店小二说：“只要新县令上任，都征收迎新费，往年是每人一吊，今年加码了，每人征收三吊。我家大小八口，这下子要缴二十四吊，折合成我半年的工钱。老百姓还活命吗？！”

“皇上是万岁万万岁！衙门是万税万万税！”朱一针说着又唱了起来：

站在衙门往里看，

个个都是贪污犯。

狠狠打，重重判，

没有一个是冤案。

.....

蓝公端着酒杯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坐在邻近桌上吃酒的壮汉兴致勃勃地凑了过来：

“诸位老哥，听你们谈得热闹，俺心里也发痒痒，俺是贵屿人，贵屿的歌谣多如牛毛，我也唱一段给老哥听听。”汉子呷了一口酒，唱了起来：

总约长，马鸣山，

招揽土匪一两千。



抢骡马，架肉蛋，
挖窟翻墙都敢干；
断山截径赛虎狼，
夜黑风高劫商船。
头戴监生帽，
身穿团花衫，
不知是匪还是官。

蓝鼎元在普宁任县令时就听说过马鸣山，知道他是个江洋大盗，忙问汉子：

“您见过马鸣山其人，说给咱听听。”

汉子灌了一口酒，道：

“提起马鸣山，咱潮阳县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马鸣山是三马镇人，这三马镇一镇三村，三个村子都是马姓，鼎足建在三座山包上。这马家向来是旺族，光是丈二的汉子就有一千多人。不怕孤狼，就怕窝狗，左右村子的人谁也不敢斜眼相看。马鸣山生就的一身匪性，看见别人家的钱财就眼红，心发热手发痒。五岁那年，他随娘去赶街买肉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不一会便拖出长长的一块肥肉来，装了满满一篮子。他娘有句口头禅：能养贼子，不养吃儿。从小受他娘的怂恿，贼胆越来越大，长到十七八岁上，力大无穷，最爱玩的玩艺儿是碌碡碓。常常是夜里弄来三个碌碡碓，青牛抵架式将井口罩住，若触动一个碌碡，其它两个也一起滚动，全部掉进井里，全村人就无法吃水了。每逢这时谁也不敢触，谁也不敢碰，只有一个法子，敛二十吊钱给马鸣山，请他把碌碡搬开。马鸣山平日仰慕的是梁山泊的英雄，打家劫舍的好汉。

他结交各路匪徒，明里暗里与他们联络。一时间四方无赖之徒，纷纷到马镇投靠。马鸣山殷勤招待，待之如宾。盗贼的百技之中，以飞檐走壁为主，凡能飞檐走壁窜墙越脊者，敬为贵宾。凡能驾船排浪，载私盐劫客货于水上往来者，为第二等。怀中藏石，袖里藏锥，徘徊路旁，斜刺里扑倒顾客夺取财物者，为第三等。三马镇的盗匪集中时可达数百人，他们以哨笛做联络，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，像是蜚人的黄蜂，他们甩臂瞪眼，横行霸道。百姓中有敢冒犯的，轻则拳打脚踢，重则打残打



伤。牵了你的耕牛，拖到大场上宰杀，皮和肉挂在你家大门前拍卖，你连看一眼都不敢看。乡亲们见了他如见虎狼，个个胆战心惊，背地里恨得咬牙切齿，给他起了绰号叫马鳖子……”

可以看出，蓝公脸上凝着些沉重的怒气：

“马鸣山无恶不作，乡民为何不去报官？”

“报官？报官有啥用？他就是官呀！康熙四十三年，马鸣山使钱买了个监生头衔，从那以后，改为读书人的打扮，穿起团花缎子大褂，托起鸟笼子，一步三摇，人五人六，匪徒们不再叫他大哥，改称他马老爷。从此，马老爷的名字声震潮阳了。哪个官也不敢动他一根汗毛呀！”

“依照你这样说法，潮阳县就没有王法了。我不信，就告不倒他！”蓝公嗓门大了起来。

干瘪老头朱一针连连摇手，示意大家小点声音：“若被衙门的人听见，不知又要闹出什么乱子！”接着对蓝鼎元教训道：

“客官，我看你也是个书生，不谙世事呀，这马鸣山告不得告不得呀！这不，陈记绸布店刚刚被他抢了，凶手已经被水保捉住，又被衙门的人给放了，官匪一家，自古如此。入冬这两个月，城里被抢的商号就有六家之多，衙门里连问一句也不敢问。眼前天不落黑，家家关门闭户，一提起马匪，人人吓得咬指头。哪里还有安稳日子？”

“不是谈虎色变，而是谈马色变了，我看潮阳地界上，连词典也要改变了！”蓝鼎元冷冷一笑，一直眯细的眼睛突然睁开，像两扇巨大的窗子，两块白色眼仁，烁烁闪着白光，有一种使人发疹的感觉。他盯了一下瘦老头，说道：

“朱一针，我给你写一张状子，明儿你到衙门去告。”

“告谁？”朱一针问。

“告县尉，告衙役，告马鸣山！凡属坑害老百姓的，统统都告！他就是座大山，也要扳倒他！”

朱一针吓得折身便拜，连连作揖：

“客官，客官，千万不可！千万不可！”他敲了敲自己的脑袋：“咱还想留着这吃饭的家伙多活几年哩！”



潮阳县大堂一片肃穆，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的高牌竖立两边。新来的县令蓝鼎元高高端坐在大堂上，头顶高悬“为民请命”的匾额。县尉赵玉龙端坐在蓝大人的右边，呆呆的有些茫然。堂下是两排整齐的水火棍和红毡帽。衙役门一声堂威，从外面带进一个干瘪瘦弱的小老头来：走进大堂，倒身跪下。

“你叫朱一针？”蓝大人问。

“小的是朱一针。”

“起来，坐着说话。”

衙役忙给瘦老头端来一把椅子，让他坐下。

“朱一针，不用害怕，本县请你来，想听一听你唱的那段民谣，就是在三鑫酒馆唱的那段。”

朱一针猛一激灵，像被马蜂蜇了一钩子似的，心想，这声音怎的这样耳熟？细看堂上端坐的大老爷，鹰勾鼻子勾着一脸严肃，黑黑的睫毛眯成一条黑线，这不是那个贩丝绸的客官吗？不大可能吧！再细看那张琉璃柱子映出来的长脸，是他，就是他！想到这里，扑通跪倒在堂口，连喊：

“大老爷，饶命……”

蓝知县走下大堂，亲手扶起瘦老头儿，道：

“本县姓蓝，叫蓝鼎元。不是给你说过了吗，我喜欢收集民歌民谣。‘赵老五，林老三’那段民谣，再唱唱，给大家听听。我给你作主，大胆地唱！”

朱一针屁股搁在椅子角上，左瞅瞅，右瞅瞅，呆望着不敢开口。蓝大人命书办备好了文房四宝，准备笔录。

众衙役见朱一针迟迟不肯开口，凛颜厉色吓唬道：

“老头，快！快唱！”

朱一针觉得实在脱不过，嗫嚅道：

“赵老五，林老三……”

在堂上的县尉赵玉龙，显得不自在起来。



蓝知县问：

“‘赵老五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朱一针瞅瞅坐在大堂上的赵县尉，怯怯的，不敢说话。蓝知县说：

“朱一针，你还不明白本县的意思？天大的事由我担着，你只管大胆地说！”

朱一针似乎醒过来，慢慢放开了胆子：

“‘赵老五’是指县尉赵大人，‘林老三’说的是班头林大人。‘拆店铺，伐水杉’……”

随着朱一针的民谣一句句往下解释，县尉赵玉龙的脸一忽儿变红，忽儿变黄，豆大的汗珠挂在额角上，官帽的帽檐很快湿透了。

等书办记录完了，蓝知县转向赵县尉：

“赵大人，民谣中所说，都是实情？”

赵玉龙急忙站起：

“古人云，清晨即起，洒扫庭除。新县令上任，理应整顿市容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正是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之意，这是无可指责的大好事。一些市井刁民，无事生非，编造歌谣攻击官府，应按律治罪。”

蓝知县微微一笑：

“干干净净固然是好。不过，拆毁店铺，百姓如何营生？伐倒杉木，夏日如何纳凉？官爷坐在轿子里，自然不会觉得，百姓走在烈日毒焰下，如何受得？道边花草，醒神娱目，不知碍你们哪里，狠心把它铲掉？！”

“这件事是下官的主意，不论有多大的罪过，由我赵某一人担当。”赵县尉一脸不服气的样子，“为了恭迎蓝大人上任，下官准备了八十八抬大轿，四四并进，二十二排，正好摆满一条玄武街，如果不把臃肿的花木砍掉，迎接蓝大人的轿子就没法进城。下官完全是一番好意。”

蓝知县冷冷一笑：

“不用一顶轿子，本县不是已经上任了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赵玉龙白了白眼，沉默了许久，才不得不说：“下官糊涂，考虑不周！”

“听说你们还立了一个名目，蛮巧妙的，叫什么迎新费，有这桩事没有？”蓝知县步步逼近。

“有。”赵县尉答。



“这个坏点子谁出的？”

“回大人，这是依照旧制。在咱潮阳县，新县令上任，都要收缴迎新费的，自古如此。”

蓝知县大为不快：“自古如此？古到什么时候？是周秦，还是唐宋？我看根子不在于什么旧制新制，是有的人想掏老百姓的腰包，即便是古制，不妥当的也要改掉。什么迎新费，明明是变着法子搜刮民财！我问你，按照你们的规定，每人缴纳几吊？”

“一吊。”赵玉龙答。

蓝知县勃然大怒：

“胡说！”

“是一吊，蓝大人。”

蓝知县指了指堂下的朱一针：

“你说说，每人缴纳几吊？”

干瘦的郎中朱一针此刻壮起胆来：

“三吊，蓝大人，是三吊！”

蓝知县转向县尉赵玉龙：

“听清了吗，赵大人？”

“确实是一吊，蓝大人。那两吊是……那两吊是……是班头林三承加上去的。”赵玉龙不得不吐露实情。

堂下一个高大的衙役跪了下来：

“大人，我是加了一吊，只加了一吊，那一吊……”

“照实说，那一吊是谁加上去的？”

“那一吊……保正们辛辛苦苦，各保正加上去的。”

这时，两排衙役一个个放下水火棍，不声不吭地跪了下来，大堂一片寂静，只有衙役们粗重的喘息声。朱一针瘦小的身子坐在高高的椅子上，相比之下，衙役们比他矮了一截。

蓝知县笑得喉头打颤：

“好好好，县尉要一吊，班头要两吊，到了保正手里就成了三吊，有的街混子琉璃头帮助收款敛钱，再加一吊，那就是四吊。层层加码，经手三分肥。什么迎新费，变着法儿坑老百姓！你们好狠心呀！我要问问



你们，这笔钱款你们用到哪儿去啦？”

衙役们你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有一个吭声。班头林三承说话了：

“迎新费向来由赵大人一手开销，我们当差的无权过问。只是加上去的那一吊，由我作主分发，说到底也是赵大人允准的。”

“赵大人说，肉肥汤也肥，弟兄们催紧点，都弄壶酒喝喝。”几名大胆的衙役附和着林班头的话。

赵县尉不肯认输：

“回大人，林三承加上去的那一吊，他们合伙私吞了，反而把罪过推在我身上。我收取的那一吊却是公事公办，全花在大人上任这个项目上了。”

“噢，有这等事？”蓝大人装着好奇的样子。

“为了迎接蓝大人上任，赁大轿八十八抬，扎彩门十道，觅响响二十班，高跷杂耍四队，还有……还有……安排大戏三台。皆因蓝大人提前三天上任，这些都未能用上，虽说没有用上，可钱都花出去了。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呀！”赵县尉一条一款摆得头头是道。

蓝知县双手抱拳：

“罪过罪过，都怪我蓝某人提前三天悄悄上任，致使赵大人的安排没得实现，罪过在我。”

赵玉龙有些慌张，忙弯腰施礼：

“下官不敢！下官不敢！”

“赵大人所说姑且算作事实，咱来算算这笔账，开销出去的到底有多少？收入的到底有多少？”蓝知县示意命书办姚克中核算核算。

姚书办劈里啪啦地拨起了算盘，不大一会儿，说：

“按照赵大人所报六项，以时下最高价码核计，共开销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吊。全县十九万九千五百人，每人一吊，收取十九万九千五百吊，刨去开销，还剩余十八万七千七百吊。”

“赵大人，这十八万七千七百吊哪里去了？是不是你打算分一半送给我蓝鼎元？”蓝知县一脸肃杀之气。

赵玉龙软了下来，低头站在蓝大人面前：

“下官不敢！”



“我谅你也不敢！谁敢贿赂我一个铜子，我就切了他的脑袋！”蓝知县抓起惊堂木狠狠拍了一下，眯成一条黑线的眼睛突然睁开，像猛地推开两扇巨大的窗户，硕大的白色眼仁闪着瓷色的亮光，如一道闪电，将赵玉龙击得瑟瑟发抖，笔直的腰杆顷刻弯成了一个钩子形。

“下官有罪。我吞下去的，我吐出来，统统吐出来，请大人恕罪！”

“那花出去的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吊怎么办？是你拿还是我拿？”蓝大人毫不客气。

“我拿我拿，下官统统拿！”赵玉龙服服帖帖。蓝知县坦然地说：

“要我拿一万多吊我也拿不起呀，我那点俸银还要养家糊口呢。”转向堂下大声问道，“林三承，你怎么办？”跪在堂下的衙役一起叩头：

“小的有罪，我们也吐出来，统统吐出来。”

“林三承向前跪了半步：

“罪责在我，请求大人惩罚，弟兄们有赔不上的，拿我的薪俸填补。”

蓝知县听了十分满意：

“能吐出来就好，重要的是说到做到。现在就发布告示，所收迎新费一律退还本人，收多少退多少，不折不扣。拆毁的店铺，谁拆的谁盖；砍伐的树木，谁砍的谁栽。做到百姓满意为止。再有威吓讹诈百姓者，严惩不贷！”

4

退赔的告示前摩肩接踵，人头攒动，不到半天工夫全城议论开了。有的说新上任的蓝大人已在潮阳私访一个月了，芝麻粒大的事儿他都知道；有的说蓝大人在普宁县就爱杀贪官，是贪官的对头钉。

大小店铺挂起了彩灯，火鞭劈里啪啦响成一片，扯旗放炮，真像正月十五闹龙灯。干瘪老头朱一针和店小二余七，抬着高大的匾额，匾额上赫然写着“蓝青天青天蓝”六个大字，后面挤挤压压跟了几百号人，拥至县衙要见蓝大人。此刻，蓝知县正带人在河埠街查访，留书办姚克中在衙门应酬，姚书办知会朱一针、余七等人，“蓝大人有话，拒收一切礼品。”朱一针、余七等哪里肯听，咋咋呼呼：



“蓝大人说了，俺是他的明友，朋友的谊礼能不收吗？”姚书办被缠得没有办法，只是将匾额收下，付了两吊钱的谢仪，打发他们回去。

河埠街陈记绸布店遭劫一案，已经轰动全潮阳。店主陈开发是潮阳县的巨富，商号里囤积了许多绸缎布匹，不经意被贼人的眼线瞄准了，一伙匪徒大白天驾船来到河埠街对面的埠头，闯入陈记绸布店，砸开仓库，大包小裹，肩扛棍抬，将满库丝线绸缎一股烟运上贼船。那么多人眼睁睁看着，没人敢问。陈开发急忙到县衙报案。自从县宰魏公去职后，政务由县尉赵玉龙代理，赵县尉即刻派林三承带领捕快追赶贼船，贼人扬帆搅攘，早已跑出十里开外。贼子们正洋洋得意，船过林八渡正好撞上了水保方东升。连船带人全部落网。原来领头的匪首名叫胡其昌，率领一帮“阿”字辈的匪徒：马阿一、黄阿尾、谷阿丙、牛阿水、药阿草等，只有一名小匪叫刘阿芹的跳水逃生。刘阿芹跑到三马镇，向马鸣山报告了凶信。马鸣山骑了快马，连夜赶到林八渡来见水保方东升，先以钱财诱惑，愿赠白银五百两；又以武力威胁，如不通融，三日内定灭方家满门。方东升这才知道此案的主谋是马鸣山，恐惧万分，当天将人和船全部释放。

这是一桩明火执仗的抢劫案，不难查清。蓝知县带着案情笔录和证词，天黑时分赶回衙署，吃了一碗羹汤，忙招呼书办姚克中到自己书房来商议破案办法。姚书办说：

“贵屿、峡山、羊乌、黄陇一带的匪贼，多如牛毛，大都依附马鸣山这棵大树底下，受他的庇荫，要翦灭潮阳的土匪，紧要的是先除马鸣山，可是，要灭马鸣山谈何容易！自从康熙四十三年马鸣山捐钱买了个监生，他有了护身符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县里的官吏不必说，就是抚按、道府，还有那些承差、胥役，都暗中与他来往，凡是上官差员出外访事，十有八九都寄住在他家，县里的富贾绅士、捕快、讼师，没有不与他相交的，没有不向他讨好的，人人都怕得罪他。前些年也不断有百姓秘密向县衙告发，有几次也曾议捕他治罪，都因他依仗地势险固防范严密，捉拿不到。听说到三马镇的公干，没有不打怵的。殴打差役，抗拒传讯，简直是他的家常便饭。潮阳县先后十任县令，议论拘捕他议论了快三十年，也没能捕获他。后来只好改变策略，去笼络他。七年前，彭象升县令上



任，曾三次请他赴宴，把五个乡镇的钱粮委他去征收，可他姓马的并未因此受到感化，依然固我，操他的偷盗营生，还加了一宗，任意侵吞和讹诈收缴的税款，吃黑拿黑，拒不认账，彭县令束手无策，拿他没有任何办法。”

“这十任县令就没有一个敢碰一碰他马鸣山的吗？”蓝知县感到不可思议。

“有，有那么一个。”姚书办说，“康熙五十二年，新任县令支森来到潮阳，这位支大人，听了马鸣山的不法行为，勃然大怒，传令守将借兵四百，亲赴三马镇捕贼。马鸣山传令三个村镇紧闭寨门，固守拒捕，并在十个角楼上驾起大炮，对准支县令猛烈轰击。当时我也在场，腿肚子被炸开七八处，至今还留下疤痕。营中武官惟恐伤亡重大，引起更大的争端，急忙下令把队伍调回。支县令出师未捷，窝了满肚子怒火。他哪里知道，知府、抚按身边都有马鸣山的密友，都受过马匪的贿赂。上峰不但不支持支县令继续围剿盗贼，反而追究这位县令大人的责任，说他破坏和谐形势，扰乱民心。支县令捕贼的满腔热情，像炭火丢进水盆里，顷刻化作灰烬。支森一气之下，告病还乡。至此，马鸣山更是豪撒开了，气焰更加嚣张，声威震慑潮惠各县，也没有谁敢逮捕他了。

“三年前，调来一位叫魏燕起的举人任县令，魏县令将西南各都镇交给马鸣山看守，号称总约长。这一来，马鸣山更是无所畏惧，骄横跋扈，愈演愈烈，他的黑手渐渐伸入县城，贼势如瘟疫一样到处蔓延，绒线铺、瓷器庄连连遭劫。一些青皮流氓、世家子弟，帮他穿针引线，坐地分赃，暗中成了他的党羽。”

蓝知县沉吟良久，盯了一眼姚克中：

“我想碰碰这根硬钉子，依你之见，应该采取何种办法？”

姚克中低下脑袋，一副为难的样子：

“强攻，当然不行；智取，估计他也不会上钩。依我看，不如暂缓一步，徐徐图之。”

蓝知县对姚书办的话，没有赞同，也没有否定。待姚书办退下，又招班头林三承问话。

林三承站在书案前，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。蓝知县让他坐下，斟了